

知不足

自行车速写 上海

九旬老者七十年骑游上海的故事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摄影 | 董志文

黎鲁

1921年生，广东番禺人。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2年参军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、编审。

1936年开始骑车，2005年以前，凡出行皆以自行车代步，一般不乘公交。1975年首次骑自行车作苏州游，1980年起作全国游，到1993年为止，游踪跨越41个省次和450多个县次。2009年3月9日的《文汇报》曾专版介绍其骑游经历。著有《八山十七水》、《速写十五省》、《连坛回首录》、《黎鲁作品集》等。

封面摄影 | 宣文杰

知不足

自行车速写 上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黎鲁自行车速写上海/黎鲁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09. 8

ISBN 978-7-5322-6467-4

I. 黎… II. 黎… III. 上海市—概况—图集 IV. K925.1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34329号

黎鲁自行车速写上海

著 者	黎 鲁
策 划	李 新
责任编辑	张 章
装帧设计	张 璎
技术编辑	季 卫
出版发行	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)
印 刷	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1/16 7.5印张
版 次	2009年8月第1次
印 次	2009年8月第1次
印 数	0001-4000
书 号	ISBN 978-7-5322-6467-4
定 价	28.00元

目录

自序\004 一 | 寻找青龙塔\005

- 01 青龙残梦\006
- 02 这便是万里\017
- 03 上海的山\024
- 04 古北路速记\033
- 05 有关水的絮叨\039

二 | 上海时空旅\053

- 06 静安新城\054
- 07 群英会\060
- 08 长寿路时空旅\064
- 09 延安绿地之晨\084

三 | 上海城建美\086

- 10 中山路上的高楼\087
- 11 上海追求宽阔\091
- 12 上海城建美\096

四 | 读书与行路\105

- 13 读书与行路\106
- 14 上海的随想\109
- 15 车轮上的思考\114



“要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的新老冲突，看看自行车就明白了”，这是一句美国人的话。1988年，全国有四十多位60岁以上的骑车老人齐集无锡之后，又骑着车子到嘉兴，商讨成立一个“中华老年人自行车旅游者协会”。短短几年，竟发展到三四千会员，在部分老年人中，呈现出一股强盛的潮流。

我也算这一潮流的积极参与者或者说弄潮者。1994年，当我已骑过12次的全国游程之后，静下心来写游记，6篇已出版，取名《八山十七水》，这是1996年的事了。

我于1936年开始骑车，1952年买了自己的新车，常年以自行车代步。到了1997年，突想写一本《骑车六十秋》，重点是描绘上海，为此也努力过一阵，写出本书内的几篇。现在看来，上海的西北西南角偏重了些。1997年，也曾由周家渡骑到杨思三林，穿过六里游到世纪公园和锦绣路，用了大半天。其他如江湾、南市都一再游过，至于黄浦、卢湾各地都是很熟悉的地方。终因上海的变化太快，自问无能力去认识它、概括它而停止，只算写出一些片段性的个人所见。

我的生活情趣一向狭窄，拍照这类事也很少接触。开始骑游的几次不知携带相机，后来才深感是错掉机会。1982年得到了一架傻瓜机，也是只知拍下来就是。听了老友尹福康（曾任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）的介绍，请他帮我买一架海鸥牌廉价百元的小相机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大好河山都让我白白目睹，却不曾留下像样的画作影作，自知表现能力太不足了，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我不认为自行车会被淘汰，因为它本身具备不可取代的良好性能，不妨从科技方面改进，如果真的被丢弃的话，恐怕是人类生活的某种缺失。

一 | 寻找青龙塔

01 青龙残梦

02 这便是万里

03 上海的山

04 古北路速记

05 有关水的絮叨

壹



1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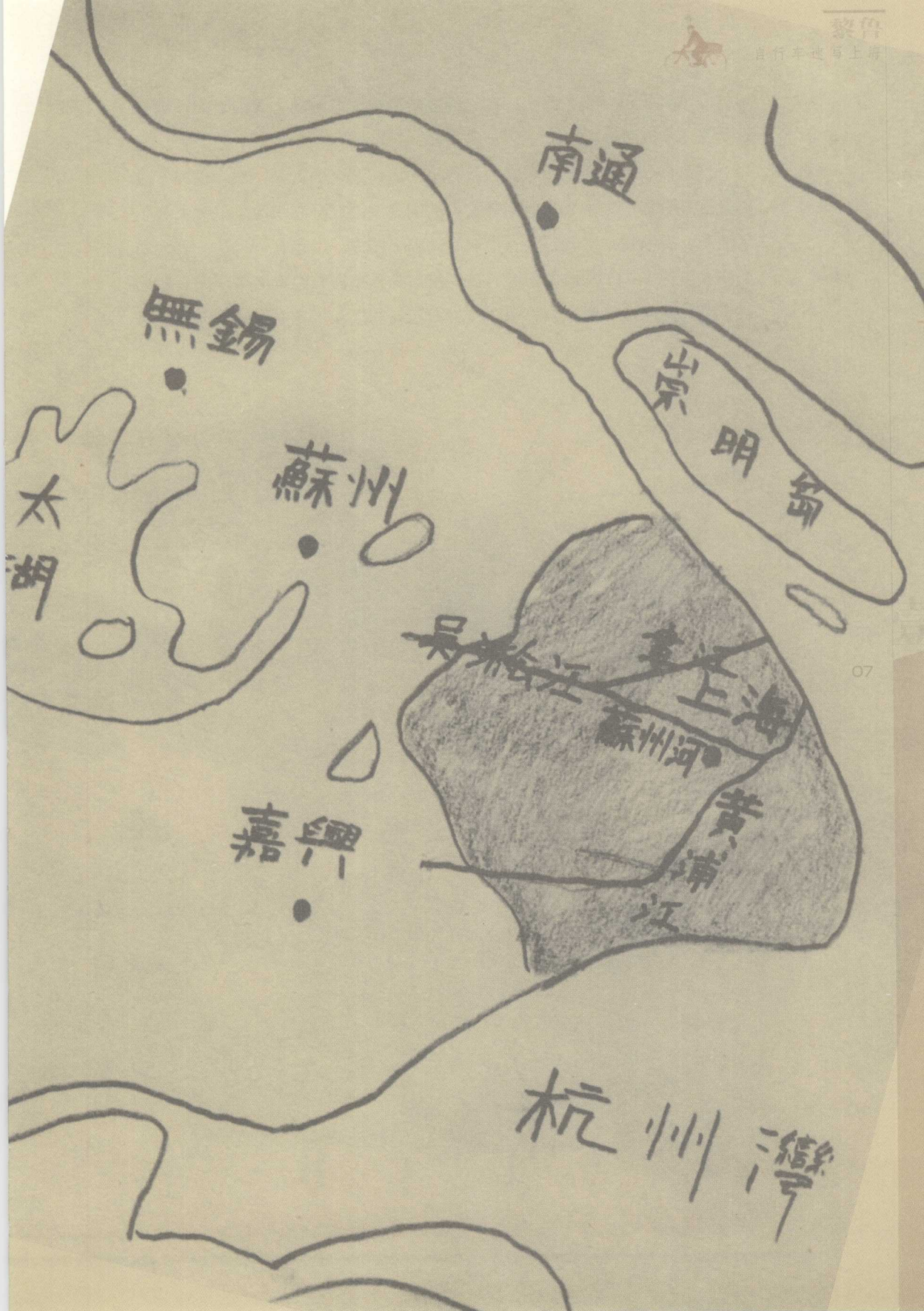
青龙残梦

……我所收藏的上海地图中，50年代有四种，60、70、80年代各有好几种。所有这些地图内都没有标明过青龙镇的地名。当买到一份1996年11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上海旅游交通图》时，图上赫然标出青龙塔的方位，它在重固以北、白鹤以东、安亭以南、黄渡以西。好了，这正是多年追求探访的目标。

天地玄黄，宇宙膨胀。世界经历着更新世、中新世、白垩纪、寒武纪一类周折。

如今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仲尼授徒，不涉天道性命之学，而曰小子何莫学乎诗。兴于诗、立于礼、成于乐，乐在山水的妖娆。从秦皇汉武，数到唐宗宋祖，正合在李唐王朝时节，吴淞江口筑起一座塔来。原本濒临长江口，无非是软绵绵的沙滩，滩外水天一色，茫茫东海，向属国防前哨。罗尔纲就读中国公学，尝闻炮台有惊涛拍岸声，一般缺少卷起千堆雪之美，不如渤海岸边顽石千奇百怪。东海滨有的是烂泥，像海宁观潮那种轰动效应终不得形成，只留下华亭鹤唳少许情结。

太湖图形像个胎盘，胎儿头顶冲着望亭，一条长尾巴绕过吴江城北，继而连绵东流，浩荡不已，这正是吴淞江。1975年“五一”前夕，利用干校五天休假的机会，体力旺盛的我，骑着自行车，一早从上海先过黄渡，匆匆吃了早饭，继续赶到昆山。从此沿着一条大河向西，右边良田阡陌、大麦小麦绿中泛黄，不时夹着如镜的水面，方方正正。穿着鲜靛蓝衣裤、头插桃红色簪的农妇一队队干着活，水田总归亮晶晶的。左边是成排望不到底的水杉，隔着嫩青的、细碎的树影往外瞧，大船小船撑帆不撑帆的东来西往慢吞吞移动着，便肯定为吴淞江，俗称苏州河，前边不正是苏州城吗，其实不对，它叫娄江。娄江水朝东流，过了昆山继续流去，名字又叫浏河，浏河灌入长江水，算是靠近了出海口。真正的吴淞江在娄江南面不



远。安亭到昆山一段公路上，中途经过一个叫陆家浜的大镇的街侧，确是有吴淞江穿流而过。

浩淼的、美丽的、面积之大挨得上中国前几名的太湖，如今也许不敢再说谁最大谁次大了，一向列为头名的洞庭湖因过分淤积污染已大大缩小了面积。有的说：“昔日八百里洞庭湖缩去四成。”也有一说法：“太湖面积大出许多。”从太湖向大海排污出口是几条河？经典名著《禹贡》记载有三，即北江（娄江）、中江（吴淞江）和东江，考据大师顾炎武也考





定中江即吴淞江。而东江实为黄浦江的前身，到了宋元时代，宽度也不过50米，和桃浦、娄浦、月浦相似的级别，今天上海人听到都会惊讶。不是吗？世上一切都不是永恒的。

太湖东南一隅的瓜泾为吴淞江的起点，向东不远的江岸上有个松陵镇，是吴江县（今区）政府所在地。镇北16公里通苏州，南23公里通平望。苏州一向被称为“东方威尼斯”，外贸发达，作为出海口的吴淞江口岸，也会跟着一起繁荣。当时的吴淞江面，唐代有20公里的宽度，并有青



自序

“要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的老老衝突，看：自行車就明白了”，这是一句美国人的话^{注一}。1988年，^{全国}有40多位60岁以上的騎車老人，齊集无锡之后，又騎着車子到嘉兴，商討成立一个~~全國性組織~~“中華老年人自行車旅遊考察協會”^{注二}，短短几年，竟發展到三四千~~名~~會員，但始終沒有被政府部門認可。虽说~~如此~~，^{老年人中}呈現出一股潮流。^{弄潮}就~~是~~這一潮流的積極~~代表~~。1994年，當已騎過12次的全國遊程后，靜下心來寫出12篇遊記，那是從1975年到1993年之間的騎遊記錄，約摸四五十萬字吧，老朋友都表示“太長了”“出版社不歡迎這種太長的東西”。於是儘量壓縮，終于還是決定先把前6篇出版，取名《八山十七水》，這是1996年~~春天~~的~~事~~。^{至今}12年已過去，就~~是~~你“忠實地反映了時代”，也還是~~上~~世紀90年代~~以前~~的~~事~~，今日看來已恍如隔世，非常之不新鮮、不時尚。

好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領導很願意出版這本“明日黃花”的書，促使我欣慰地予以整理，並且又把1997年以後^{活著}幾年的“上海遊記”也一起編入，~~我自幼~~^{到上海}上海的1936年~~開始~~騎車，~~抗戰~~中斷，~~參軍~~后中斷。1997年騎着公家~~自行車~~^{到處遊歷}。1952年有了工資，~~買了自己的新~~

上海泰源紙品實業公司出品（原上海嘉定方泰紙品廠）



龙镇的崛起。

从石洞口向南划一直线，经月浦、广中路、北蔡、周浦、航头、奉城，这一线基本属宋以前海岸线；从娄塘向南划一直线，经嘉定、南翔、七宝、莘庄、马桥、南桥，这一线基本属隋唐以前海岸线。川沙、南汇应是近千年内的成陆地区。宋以前长江口的大镇市并不是上海，而是青浦青龙镇。上海先祖不在黄歇浦，而是在青龙。

几十年来市上出售的上海市郊简图上都不见青龙的地名，只隐约记得听人说过青龙便是在青浦的白鹤。1984年初秋，上海博物馆举办“福泉山文化展览”，福泉山在青浦重固，是一个知名度不大的西北边陲小镇。看



◎新修好的青龙塔

郊区简图，附近就有白鹤的名字，于是在1984年10月7日一个艳丽的星期天，我骑车先到重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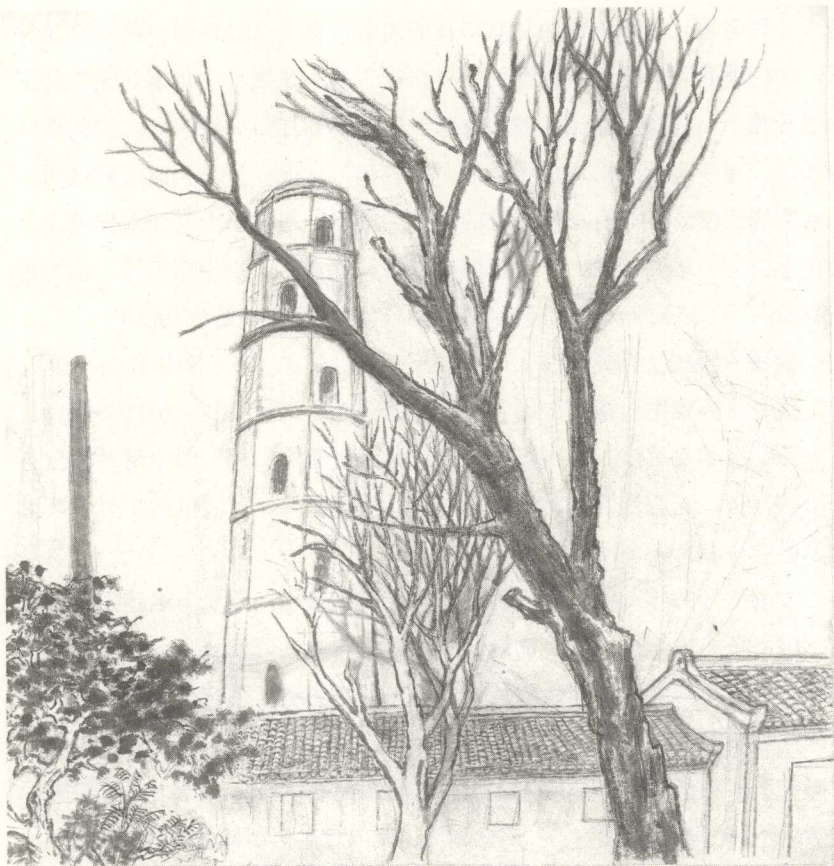
先沿金沙江西行，过丹巴路口，就见到竖有上海县和嘉定县的交界牌。其实，同年9月1日各报都刊登了上海市区扩大的消息，作为头条新闻公布出来，这个界牌也早该移到真北路上才是。从华漕到诸翟，是熟悉的公路，从前常来耍。若出诸翟朝左叫北林路，却没来过。朝右为有名的纪王，通74路支线公共汽车。沿着北林路前行，一路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农民新建房，黑瓦屋脊两边加上似凤似雀的装饰，阳台窗格有繁复的图案，是前所未见的农村新景象。过凤溪，初以为是个小镇，却有了新盖的成排成排的五六层楼房，有两三家汽车修配厂、胶木电器厂、运动鞋厂，还有青松枝搭起的“国庆三十五周年”的牌楼。小镇短街的两头进出口一律白墙圆门，水泥方砖于明丽秋阳下，更加宁静洁白。棕绿参差的树丛在河两岸边留下清晰的倒影，从桥上远眺烟笼迷蒙处，可隐见间隔得远远的四座小桥，才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，不久便到了大镇重固。

和一位老人交谈，知道凡本地孤寡老人住在这里都是免费的。幸福的老人啊！他说：“墙外就是福泉山，解放前山上有庙、有菩萨的，早就拆除了。”

果然在隔壁见到一个大土堆，只二三十米高，土堆的四周新装了铁丝

◎传说中的陆机坟





◎青龙塔

网，一切文物都运往博物馆，这里已看不到什么，它便是福泉山，曾埋葬先民的5000年前的遗迹。外面是广大的田野，田野以北约摸三四百米的开阔地正中，据说原为陆机墓，如今地面种满卷心菜和青菜，却是一点痕迹也没有，只留下“陆坟庵”的本地称呼。夷陵之战打败刘备的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正是陆机，是名文《文赋》的作者，是章草临帖范本《平复帖》的书家。葬在重固的陆机无首级，说是安装了一个金头。又听说，昆山也有陆机的坟。顾、陆两姓自古是江南大族，上海本地同姓者也许都牵上点瓜葛？

只好在小店里买了仅有的几只桃酥充饥，于和煦的正午阳光下经香花桥北弯到白鹤。这里为什么叫白鹤呢？传说原来这里白鹤栖息成群。李白《行路难》中感叹：“陆机雄才岂自保，李斯税驾苦不早。华亭鹤唳讵可闻，上蔡苍鹰何足道。”当年白鹤南边连接着“九峰三泖”，白云飘浮、沙渚平野、茅舍错落、群鹤翔游在水荡芦苇间，有竞相唱和、此起彼伏的

这么一种诗境。令人吃惊的是新华社的消息，说是全世界的白鹤只有3000只，中国就有2900只，不知道这个“白鹤”是不是属于“华亭鹤唳”传下的子孙呢。白鹤镇在晋唐时并未成陆，仅是吴淞江口一块沙洲，宋初从江面露出，逐步再和江南岸相连，取名“白鹤”。现在处于大盈江畔以西，江水宽阔清澈。镇口有一所醒目的新建大剧院，小街临大盈江水支流，一边是小河，一边商店林立，有日用杂货店、竹木店、照相馆等等，镇上也有不少工厂。过去听人说，青龙镇便是白鹤镇，现在一见并不确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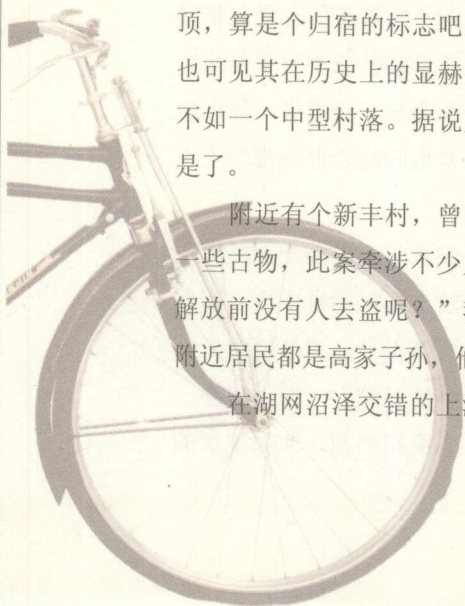
我所收藏的上海地图中，50年代有四种，60、70、80年代各有好几种。所有这些地图内都没有标明过青龙镇的地名。当买到一份1996年11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上海旅游交通图》时，图上赫然标出青龙塔的方位，它在重固以北、白鹤以东、安亭以南、黄渡以西。好了，这正是多年追求探访的目标。

多雨的1997年初春，总算盼到一个晴朗的日子，阳光下远远出现那座塔，塔在极小的镇边。塔内已没有层面，站在塔里可以从底部直望到顶，可喜的是塔身砖木结构已装修一新，极牢固的感觉，塔砖也整理得相当洁净，外壳清楚地有七级。塔院外竖一小石碑，上写“吉云禅寺塔”字样，塔旁有个不小的寺院，黄围墙，院内正装修大庙正殿，围墙上写着斗大的“佛”字，可惜塔身紧挨着一只大烟筒，比塔还高，拍照受到点影响。

遥想当时，这个小镇正是海外直通苏州的国门港口，应该是船舶云集，灯火万家，市面繁华，江上龙舟竞渡，镇中佛阁香烟缭绕。据说街市中有二十二桥、三十六坊，史称“小杭州”。为了祈求海上平安，那巍峨的庙宇建造了七级浮屠，使漂流海外游子心灵有所托——远在上海遥望塔顶，算是个归宿的标志吧。韩世忠大破金兵于黄天荡时，曾驻军于青龙，也可见其在历史上的显赫。现在仅存半条小街、几户人家而已，其规模还不如一个中型村落。据说又名陈岳，有些地图上标为“旧青浦”字样的就是了。

附近有个新丰村，曾出现过一宗案子，事发于1953年，古墓被盗挖了一些古物，此案牵涉不少人员。墓主为元代大画家任仁发。“那么为什么解放前没有人去盗呢？”我好奇地问村人。村人说，这墓地原叫高王坟，附近居民都是高家子孙，他们不会盗祖先的坟，解放后已没有这些禁忌。

在湖网沼泽交错的上海地区，两种富豪交相破坏水利，自古屡遭舆论





◎任仁发《二马图》（局部）

015

谴责，大意是营田者不管航行的便利，任意占河为田；经商者不管农田需要，大肆毁田拆闸以通船舶，结果造成河道淤塞，湖水侵蚀。吴淞江江面反而从唐代的20公里淤缩到5公里，导致江水经常泛滥。杰出的治水人才，因势利导，再变害为利，其中有两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治水专家，也算得上开发上海的功臣，这便是任仁发和夏元吉。

任仁发以为历年治水无效，是由于“募夫役必取办于富户”，使猾吏和富民相勾结，“成事难，坏事易”，“居位者未知风土所宜”。他并不把治水当做单纯的工程，而是胸怀兼善天下之志，针对权势豪强们所破坏的自然生态大处入手。13世纪80年代的1282、1286、1288年三次大水，苏、松、嘉、湖各县农田被淹后，他指挥民工一万多人深挖开阖吴淞江，使水患基本缓解。三十多年后已退休隐居在青龙镇的任仁发，1324年又被起用疏缓吴淞江，依据他的经验写有《浙西水利议答录》十卷论著问世。任仁发是名画家，比赵孟頫小一岁，是画马的能手，画出来的马可与赵孟頫相匹敌，所画人物“用笔逼龙眠”。传世作品有《二马图》、《张果见明皇》，现藏故宫博物院，《中国美术全集·元代绘画卷》选有他的作品